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第六八六號）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一面鏡子

——節錄「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的一節

講到第二類工作人員，我所指的是一種說空話的人，我可以說，這是些誠懇的說空話的人。（笑聲）是誠懇的，是忠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但沒有能力來領導，沒有能力來組織什麼事情。去年我曾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是很可尊敬的一個同志，但是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他能夠把任何一件生動活潑的事情淹沒在空談中去。請看這篇談話：

我問：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呢？

他答：關於播種的事情嗎？斯大林同志，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末，又怎麼辦呢？

他答：我們曾經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笑聲）

我問：那末，後來又怎麼辦呢？

他答：我們的工作有轉變，斯大林同志，很快就會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答：在我們那裏有着進步。（笑聲）

我問：可是，究竟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笑聲）

他答：我們那裏的播種事情，暫時毫無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大笑）

這就是說空話人的面目。他們動員起來了，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步，而事情終究還是停頓着。

遺失聲明

四月三日郵政總局所開第二十四號撥款收據一紙（本幣一千五百萬元），並有致武廳長撥款信一件，交由本社持往交通廳取款，一時不慎途中遺失，除向交通廳掛失停付外，特此聲明作廢。

南北兩線我軍再捷
解放漯河郾城清水河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十一日電】挺進平漢南綫解放軍九日收復軍事重鎮漯河，同時解放郾城縣城，守敵倉皇向東南潰竄。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十一日電】洛陽東進解放軍九日夜解放鄭州以西六十里之滎陽縣城，守城土蔣匪向東逃逸。至此隴海路西起澠池東至滎陽、鄭州間，我已控制四百餘里。

【新華社晉綏十一日電】綏蒙地方武裝八日夜攻克綏南之清水河縣城，殲滅守城傅匪二百餘人，殘敵向托克托方向逃竄。

【新華社冀察熱遼十二日電】冀察熱遼各地正廣泛掀起參軍運動，據張北、懷柔、北票等地不完全統計，參軍青壯已達六千餘人，參軍運動中最大特點即以區村幹部形成核心起帶頭作用，參加成份多為翻身農民，而游擊區及敵佔區羣衆，因不堪匪偽蹂躪，亦紛紛前來參加。張北自三月底開始至四月初自動要求報名者即有二百餘名。某區五個村中有十個幹部親自帶頭入伍。懷柔縣四個區在開始幾天內，有一千三百餘人入伍。北票很快也有五百名青年報名。懷柔縣農代會交流土改經驗後明確了「小蔣介石（地主）打倒了，還須打倒大蔣介石」，當即發起參軍運動。許多男女村幹紛紛替自己丈夫兒子報名。多倫游擊區十號村遭傅匪蹂躪並被抓走壯丁，羣衆憤恨已久，此次我武工隊到時，該村即自動組織了一個排參軍。

放任壞份子破壞中農政策
高平春耕受大影響
縣書報告沒有抓住本質問題

【本報消息】本月五日高平縣大衆報載該縣中共縣委會於一日召開八百村幹部開會，掃除思想障礙動員春耕。總分社記者認為該縣委的動員仍是看到現象，沒有抓住本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辦法；該縣委會尚須從領導思想上做深刻的檢查，找出病源，求得治本的辦法來，才能解決問題。記者認為從大衆報的消息裏面透露出來，高平的「各地都搞成了混亂現象」，「春耕仍未成為運動」的基本原因，在於領導上對於中農政策的不堅定不明確，過去如此，現在——直到這次村幹大會上仍然如此。表現在以下三個問題上：第一、縣書李同志首先指出：「由於幹部思想存在許多顧慮，造成春耕工作的最大困難」。幹部感到當幹部「沒下場」。「自去多生產組織貧雇小組以後，就發現了三種錯誤現象：一、幹部故意挑動貧雇組盲幹，侵犯中農利益。二、躺倒嘔氣，啥也不幹。三、看不起貧雇，認為貧雇離不開幹部。如五區李家有三十戶人家（全是中農富裕中農），割成十家貧雇，十家中農，十家鬥爭對象，讓鬥爭對象給貧雇動彈。二區河村封閉了中農鐵匠孫起方的門，說他不給貧雇服務，不走貧雇路綫，不讓出村生產等……」。各地都搞成了混亂現象，造成人人自危（？）……因為許多這樣的事實，使得羣衆生產情緒不能安定」。第二、李同志認為幹部「曲解土地法大綱，過去『在屢次覆查中，反將大部目標轉向中農，把大部分中農打鬥了。楊村最近鬥爭，打死一個中農，這就是事實，還是不應該的』。以上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過去『屢次』（不是一次）鬥中農，鬥了『大部分』（不是個別的！）鬥爭的中農中是否有貧雇？還值得檢查），說明『最近』（不只是過去）『打死』（不只是鬥爭）了一個中農！就是說過去與現在都嚴重的侵犯了與侵犯着中農的利益，違犯了與違犯着中農政策，這樣中農不安，貧農也要生產怕上升的思想，春耕形不成運動，不是偶然的。縣委會認為自三月七日春耕動員大會後，『大部村莊幹部和羣衆春耕已大動開了』，『但還有部分村莊，春耕仍未成為運動』。這個估計恐不符合事實，一則中農政策沒有實際的轉變，組及的最近還打死人！押則管制生產、管制行動的事實還存在着。羣衆生產情緒不高，基本上在於違犯中農利益太嚴重，光在幹部思想上打圈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當然教育幹部是萬分必要的）。第三、根據上述情況，縣委會佈置今後工作時，首應明確的、堅決的、毫不動搖的作為中心任務的去糾正違犯中農利益的現象，與這種傾向作尖銳的不調和的鬥爭。那末關於楊村打死中農事件，縣書李同志就不應該如同一個平常事件一樣，輕描淡寫的說：「就是事實，這還是不應該的」，而應在村幹部大會上，從原則上嚴厲的批評那件事情，領導上並作中農政策的自我檢討，指出方針，作出決定，教育領導，教育幹部，教育羣衆。其次在今後工作方面，不應該把掌握中農政策與一些具體的辦法平列起來——如與「不准管制羣衆生產，不准管制婦女、管制工人出村，不准亂追羣衆思想、亂戴特務帽子」等等（這是完全必要的）平列起來，沒有把糾正中農政策上的偏向提到應有的高度，結果必然形成抓現象，忘本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解決不了基本問題。在堅決而慎重的解決中農問題當中，掃除幹部的思想障礙，指出出路；在掃除幹部思想障礙中，抓緊解決中農利益的問題，不至使領導上陷於被動，生產情緒將逐漸轉高，春耕才能形成運動。

短論
高平生產佈置給了我們什麼教訓？

今天本報揭載高平縣委會召開村幹擴大會，揭除思想障礙，動員春耕，只找到了現象，沒有抓住本質，不能克服直至現在仍在該縣不少村莊存在的混亂現象，使春耕運動受到了很大影響。這種情形，不容否認的是帶有一般性，如果不能引起各地注意，立即在領導上清醒起來，採取措施，加以嚴格糾正，則今年春耕必定會遭受嚴重損失，那是不應該，而且是不容許的。

從高平事實中，有兩點教訓值得引起各地注意：

第一、開展與推動一個運動，只靠開一個會（這雖是必要的）是不行的。在開一個會議之後，應該隨時檢查，解決問題、傳播經驗、糾正錯誤，才能保證運動的順利開展，使舊有錯誤不致重犯，新的偏向不再發生。只靠開一個會，就以為萬事大吉，下邊工作搞通了，幹部思想通了，羣衆都通了，或者上邊通了等於下邊通了，一時通了等於經常通了，[illegible]。高平縣委三月七日召開八百村幹部大會，但在開會以後，及時的檢查沒有作，混亂局面在各村仍在繼續，一個多月未召開一次檢討會，為什麼不及時的具體的檢查一下？這從事實上說明了高平縣委的領導是不夠深入的。

第二、黨委對已發生的嚴重現象，如打死中農，未作及時的、具體的糾正，[illegible]，為什麼不從一個打死中農事件上，去作尖銳的檢討？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黨委的領導是不夠堅決的。

情況十分清楚，必須明確規定方針，必須講清許可做的事情，許可做而必須大膽放手去做；不許可做的，必須明確決不允許的，不許可做而做了的，要堅決制止。

許可做的事情，一定要作出規定，誰也不能做，誰作了就應受處分。比如以前高平各村中，凡是為了壞幹部所掌握的階級路綫，這是黨所明確規定的一個路綫，不能破壞；這是完整的、決不容許的。高平縣委直至最近，對此事仍不掌握；從原則上作出決定，因之，就不能真正教育幹部和羣衆。在打破思想障礙方面，不少縣份也有此類情形，開會佈置是有了，但必須承認絕大多數地區沒有把生產障礙解除了。如不注意，將來會吃大虧！

上級在春耕時機已迫，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生產障礙必須排除，我們希望各地領導確定明確的方針，配備力量，認真把握土地改革工作的環節，不論一切妨害生產發展的障礙，要把它迅速去掉，把春耕運動推動起來。凡是一定要及時把握住，一部份幹部忽視了生產，還是用力量配合土改工作上的領導，都要把土改中所犯的錯誤及時糾正，領導上要站穩，不能忽視生產。創造了土改與生產結合的典型經驗，必須研究推廣，過去一個時期領導上忽視生產，重視土改，對生產的指導與掌握比較差，[illegible]。中央局對此已作了明確的指示，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要遵照中央局的指示，緊緊掌握住春耕的重要性，誰就犯錯誤，誰就要負責。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必須有土改的經驗，必須研究如何推動生產的方法，好好地注意生產，以推動革命的發展，凡是妨害生產的事，應該制止。一個好的收成，就要靠今春的及時下種，春耕誤了，就會造成損失！

平順三區開會推動春耕
生產計劃訂的有毛病

【平順消息】平順三區於本月二十六日召開各村主要幹部及老實貧雇代表聯席會，到會人數一百八十二人，幹部一百零四人，貧雇七十八人，這次會議解決了幹部的思想障礙，檢查推動了生產。因各村幹部對整黨民主精神了解不夠，思想混亂，不少躺倒，如常三龍說：「自己作風不好，見了貧雇就和老鼠見了貓子一樣」。趙帆則接着說：「要整就快些，長毛繩吊駱駝，吊在啥時候？」不少村幹感到兩頭作難，北村長趙伏生說：「生產上不敢大膽領導，深不得，淺不得，不知道怎樣領導」。[illegible]

編者按：平順三區在這次動員生產會上，檢討了過去互助的強迫命令，這是好的。但在生產計劃裏仍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如紡織數字是怎樣訂的？是否仍有舊的一套形式主義的殘餘呢？再召開幹部會，可以以貧雇為主，動員生產，中農為什麼不可以參加這樣的會呢？——編者

什里店民主填補經驗

【本報消息】武安什里店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按產量抽補，滿足了貧農和其他缺地農民的要求，同時團結了中農；填補工作已告完成。

全村土地共四千四百多畝（新弓），產量共四千二百石（大石）；戶口四百二十三戶，共一千四百多人；每人平均土地三畝一分，產量約三石。在這次抽補之前，貧農（四四七人）每人平均二．七二畝，產量二．五一四石；新中農（四五〇人）每人平均三．〇七畝，產量二．八七五石；中農（五二四人）每人平均三．五二畝，產量三．四四二石；富農（四人）每人平均一．六畝，產量一．五四石；地主（二人）每人平均二．二畝，產量一．八九石。抽補以後，貧農每人平均三．一七畝，產量二．九石；新中農每人平均三．一畝，產量二．八七石；中農每人平均三．三六畝，產量三．三一四石；富農每人平均二．五畝，產量二．四石（因他家一口人在公營商店工作，脫離了農業生產；家中沒勞力，只有女人小孩，他自己不願多要地，而願意多留財）；地主每人平均二．九畝，產量二．七石。貧農得地者共七十戶，新中農二十戶，中農十四戶，富農、地主各一戶。（以上都是按新標準劃階級結果，把錯門戶和地主富農已變成份的計入貧農內。）從上面的數字可以看出，抽補後貧農的土地要求是滿足了的，已和新中農土地產量大約相等；新中農的土地也略有增加，而中農的土地平均數則減少的並不多。有幾戶缺地的老中農，也補進了地。錯門戶得到了補償，被門戶也分到了一份。這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從移民地、絕戶地、公產地來的；不過，若不是有中農的自願幫助，貧農的要求也還是不能充分滿足。

防止村本位　合理評產量

農代會成立，選出村政委員會後，經羣衆醞釀，決定把全村土地丈量一遍，產量也再評一遍。但經工作組調查研究，一致主張要普遍丈評的原因，是為了想減少地畝、降低產量，負擔減輕；也因為有的人地畝面積、實際產量比實際應產量低（過去量的不對），堅決要求重新丈評。實際上地畝、產量不合理的不多，大部分人則因為怕吃虧；還有一些情緒說他們不怕丈量，表示了多數羣衆的意見。這樣幾種情緒結合着，從表面看來是羣衆的意見，是為了普丈普評，實則是想少評產量。工作組發現這情況後，取得農會委員會的同意，立即召開全村民大會，主席說明：「這次抽補公道合理，丈地評產量，是為了作公平合理，反對投機，反對鑽空子，弓大弓小，縣上區上有統一標準；出負擔，將來也要在縣、區農代會共同商議，那個村也不會叫吃虧，那個村也不能單獨的沾光。在本村裏，誰的地畝、產量吃虧的，自己可以提出來要求，沾光的，大家也都知道；吃虧的也歡迎自報，不自報也哄不住人，別人可以揭發。要都拿出公心來，做到合理合法。」羣衆再醞釀了一陣之後，主席提出：誰贊成不再普丈普評的站到西邊，還主張普丈普評的站到東邊。這時，絕大多數擁到西邊去了，東邊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人。結果決定了抽丈抽評。

民主評窮窩　反覆多商量

二十六日，農會分組自報窮窩。自報以前，工作員給大家說明：不能按全村平均產量算，因為如果都要儘夠平均數，就要打亂平分，還對農民是不利的。報窮窩時，各自都要考慮本村已經有的家當（公地、移民地、絕戶地和翻身過高的共有多少地可拿出來。中農土地超過平均數過高的，要徵得他們同意後才能抽些）。還要考慮別人的窮窩有多大，自己的有多大。……自報時，有些人很有準備，事先寫好了單子到會上唸。大部份報的都還恰當，有些經公議後改變了，少數不是窮窩的，被羣衆頂了回去。還沒參加農會的戶，工作員也分別去徵求意見或者也要他們到會上自報。（這時他們都已劃了階級，劃成中貧農的都有了說話權。）這次是每五、六個小組合併起來開大會自報。因為分小組報，標準容易太不統一；開大會報，大家互相了解家裏的情況不夠，也太耽誤時間。

各組自報的彙集起來以後，先經貧農團委員按統一的標準審查了一遍，有太不相當的作了糾正，然後就提交貧農團全體大會討論；貧農團通過、公佈後，由農代會討論通過，作出最後決定。在這討論過程中，又出現了「片片主義」，少數人發生爭吵，還以退出會場威脅大家，工作組同志給羣衆撐腰，使會議當即予以嚴厲批評，制止了少數人的叫囂，正常進行下去。

多方面找土　中農來幫忙

窮窩從那裏找土填？先找到了公產地、絕戶地，然後找了移民地，然後再找黨員幹部多得的和一般翻身過高的。窮窩已報地的最低限度還得五、六十畝才能滿足，根據這時已找到一百多畝地；召集農會小組會，這就需要中農幫一點忙。於是又召集貧農弟兄講了自報的原則，動員中農自報拿出一點地幫助貧農翻身。自報之前，工作員根據本村情況要求：（一）超過平均產量三分之一以上的才要；（二）是幫忙的，不說是「吃地戶」，更不是「鬥爭會」；（三）要真正自願。各組共有三十多戶自報，結果接受了二十六戶（按：什里店老中農九十多戶，共一百四十九畝地，八十多石產量），抽補前原有土地共一八四五畝，產量一八〇三石）。從自報中可看出，報的人不是隨便報的，心裏早已有充分準備，認真醞釀成熟，一在自報就說出自己願意拿那一塊地。在自報中，中農表白了他們的心願：李玉林（黨員）說：「窮弟兄這樣大，我不拿誰拿？」王振玉說：「我勞力不夠，地也種不了那麼多，拿這點地是真心願意。」李成德說：「我覺得多也過高，先報出這一塊。」閻外地（近地）我也情願，不過柿樹地我不願捨。」有一個人說：「我那裏的柿子樹也不大好，我也不要了。」這時，還有人歡迎，柿子會場空氣很融洽。羣衆就自動鼓掌。申愛子已經拿出兩塊地了，又說：「還有一塊也可以拿出來，不過有墳地，要分給本家的。」大家也同意了她還留下了，但分到最後不需要這麼多地，又把這塊地留下了她。有不少人都是給地不給樹，羣衆也都尊重了他們的意見。有個王二喜，他地產量過高，在自報時他說：「我是光棍，地少了怕更找不下老婆了。」大家笑着對他表示同意。

好壞都有點　搭配很相宜

窮窩評好了，土地找好了，因為清明在即，於是農代會和窮窩戶就於四月三日先集中力量討論分配土地。把地分配給房子浮財的再說，先停了換地的補地、糾纏在一起弄不清楚；當初，先給缺地的補地，完後才給要換地的換地；對於有些爭吵太厲害的問題也暫時擱住，決定下來以後再討論；讓大部分人的問題先肯定下來，使多數人先放心生產。反對了極端民主，決不讓一兩個人的問題把大家都擱住，進行不下去。爭論是不可免的，沒有爭論也不容易公平；但一發展到快成為吵架鬧彆扭時，就被多數羣衆制止了。有一個人以「不要了」威脅大家，想要多分，羣衆就說：「你這樣就不分給你了」；直到最後他承認了錯誤，才又分給他。有些缺地貧農因自己不會說話，覺得大家要關心窮弟兄，多少分一點就好了，不要忘了窮窩戶。這時貧農團發動大家，把所有的窮窩都找到，並給他填起來，使大家都翻身，不漏一戶。

分配的辦法是：好地、近地多的，就補壞地、遠地；壞地、遠地多的，就補好地、近地；由農會書記按戶唸地畝、產量，羣衆就自動給這一戶計算有了好地多少，中等地多少，壞地多少，缺多少。工作員這時從旁輔助，補分的地，儘量防止絕對平均主義；這是十分困難的戶，分的多一點也就讓過去；不是十分困難的戶，分的少了一點也就算了。光棍予以適當照顧，但也不一定一個人要分夠兩份；有副業收入的，也可少分；人口多的也不一定每一個人和別人相等的一份……

第一次沒分完，還剩下幾十畝，因為夜已深，而且有人沒到會，就暫且擱下去，再醞釀了兩天，分配了房子後，又把剩下的土地分了一次。最後還剩下二十多畝，存在農會，如果有人提出正當要求就再拿這地調劑；在外未回來的戶口，有的也分了地，但由農會暫時留下，先給最困難的貧農種，等本人回村了再分給本人。

（下接第二版）

貫徹工商業政策恢復發展收復區經濟
陝甘寧佈告保護工商業
地主富農的工商業同樣受保護侵犯者須退償

【新華社西北十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為恢復與促進遭蔣胡匪嚴重破壞之工商業發展，繁榮經濟，特於三月三十一日發出佈告稱：（一）堅決貫徹保護工商業政策，凡遭受蔣胡匪軍重大破壞的工商業，無論屬公屬私均應本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方針鼓勵與幫助其恢復營業。在土改中切實實行土地法大綱第十二條，關於「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的規定，地主、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同樣受到保護。因訂錯成份工商業受到侵犯尚未糾正者，應一律迅速改正，退償損失。對某些尚存顧慮，貨物不敢營業者，應宜傳解釋鼓勵其恢復營業。凡屬工商業的借貸和來往賬債應予保護。不論合夥或個人經營的工廠、作坊，政府均應保護和獎勵。（二）本年度（民國三十七年）免徵商業稅（不論固定經營或流動經營），以農業為主兼營工商業者，在徵收公糧時只計算其農業收入，其工商業部份不得徵收。（三）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得受邊區法律的保障，如被侵犯，工商業主可依法向政府司法機關提出控告。

發展生產・繁榮市場
晉察冀指示保護工商業

【新華社晉察冀八日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頒發佈令，關於土改中保護工商業的指示，略稱：（一）凡遵守政府法令，進行營業的工廠、作坊、商店（包括公營、公私合營、私營、合作經營），政府依法保護其財產所有權，經營自由權，及正當的營業利潤，任何個人或團體，均不得加以干涉或侵犯。（二）地主或舊式富農兼營工商業者，其與工商業相連的一切土地財產應受保護，不得沒收及分配。（三）地主舊式富農若已將其財產轉移到工商業經營裏面，實際並沒有經營，這種財產可由農民告發，經縣人民法庭調查，確是屬於應該沒收或徵收的浮財，得判決予以沒收或徵收，交鄉村農會分配。（四）官僚資本、戰販及罪大惡極的惡霸的工商業財產，經縣以上法庭判決應沒收的，這種財產由政府處理，不由農會處理。若這種工商業規模很小，並在鄉村經營者，由區政府處理；規模較大的，分別由縣、市、行署或邊區政府處理。這些工商業凡屬有益於國民經濟者，無論是決定交政府接管或人民接管，均須保持其繼續營業，不得分散或破壞。（五）地主舊式富農家中的手工工具，如紡車、織布機、織襪機、縫紉機、軋花機、彈花機等，不應該沒收或徵收。但當其家庭勞力不足，又不能僱人經營，並為農民所需要者，其多餘部份，得由鄉村農會接收分配之。（六）過去複查中，已有農會接收的地主與舊式富農的工廠、作坊、商店，其沒有分配的，應說服農民交還原主經營。若已分配，均須保持其繼續經營，不得分散或破壞。如所沒收的工廠、作坊、商店是屬於新式富農、富裕中農，或其他工商業者所有，則不論已否分配，都應說服農民歸還原主，或儘可能設法補償之。（七）工商業戶之間的債權債務一概不廢除。農民與工商業戶之間的賒買賒賣，農民相互之間的友誼借貸均一律有效。地主、富農、高利貸者在工商業中的債權，凡不屬於高利貸性質的（如貨賬）也不應該廢除。（八）對工商業徵稅，應以不妨害並保護、發展工商業為原則。（九）工商資本家應在民主政府和國家經濟的領導下，從事有益於國家經濟的正當活動，並應保證工人生活的適當改善（改善以不超過經濟許可為範圍）。工人應積極生產，使資本家獲得適當的利潤，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原則下，工人與資本家團結起來，共同為戰爭的勝利和國家的建設而奮鬥。（十）鼓勵工廠、作坊、商店及手工業者多帶學徒。學徒生活待遇除在經濟情況許可及必要的範圍內作適當的改善，和廢除封建或半封建性質的待遇外，一般仍應遵照過去習慣。

民主政府積極進行恢復工作
瀋陽阜寧市場漸繁榮

[illegible]

新洛陽報創刊

【新華社豫陝鄂[illegible]電】新洛陽報[illegible]在洛陽市創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按日寇投降後，我會解放呂四鎮，在[illegible]魚十萬多担。

民主政府扶植下漁產量激增，除供給附近各縣外，尚可輸出大部，平均每船可賺棉花五、六十担。去年舊曆元旦蔣匪侵佔該地，即大肆搜刮，致一百四十八艘漁船全年虧蝕六千多担棉花，許多漁民衣食無着，經堅持於廣大農村的民主政府撥糧十萬斤救濟，始得維持生活。

石家莊木瓦工人
組織勞動力合作社

【新華社晉察冀八日電】石家莊市木瓦工人，於橋東橋西分別組織三個合作社，已有三百餘工人參加，集體包工修房蓋屋。合作社是根據「小包乾」習慣組織起來的。大活都由工會幹部及小組長去共同看驗，商量出所需工數。按大工每工六斤米，小工五斤米計，按工數由一定人數包做，省出[illegible]中並分出幾部份工來，按工作積極情緒及勞動強度，由工會幹部隨時記出，分別予以額外獎勵，以提高勞動熱情。如木工王金璧在某處做了二十二個工，除得正工米外，即分超餘紅利（以邊幣計，下同）七萬一千五百元（當時米價一千二百元一斤）。工人組織起來有三個好處：（一）工人參加合作社，做活有了保障，工會統一包下活大家做。（二）勞動越積極分的錢越多，有的工人一天能分兩個工的米，可得兩三萬元。（三）不論在那裏做工，工人在工會教育與照管下，工作認真，效率大增。

梅河口鐵路工人積極生產
工作效率普遍提高
大批工人光榮立功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梅河口鐵路工人自去年十月開展立功運動後，發揚了高度的創造性和積極性。機務段在剛解放時，全段僅有幾個勉強能用的機車，現在已修好數十個機車，該項機車是偽滿[illegible]但他們經常工作至深夜十二時。司機在運輸頻繁時連續工作十幾天，舊曆年關規定放假三天，各段工人大部份都不曾休息，並在這三天期間修好車廂四輛，鋪鐵軌一段。各段工人工作效率較去年普遍提高一倍，過去煤台工人給機車上煤上水，一次需十個人和十五分鐘的時間，現在只需四個人十二分鐘。其次八個修車工人計劃在四十天內修好十幾輛破車廂，但他們十八天就完成了計劃。由於工人們的積極工作，現已有一百零一名工人光榮立功。

日本罷工繼續擴大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東京訊：日本各地地域性的罷工，仍繼續擴大中。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工會二萬三千工人，及松山電氣工人和北海道煤礦工人，蔑視麥克阿瑟的罷工禁令，於八日進行二十四小時罷工。九州北部的三井煤礦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礦工，也已罷工。東京運輸公司（首都最大的私營火車與公共汽車公司）工人決定於十一日開始罷工。工潮已波及東京電影業，電影業工會領袖七十五名會因與廠方發生糾紛，而被逮捕。

印度的勞動人民
過着半飢餓生活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五日訊：印度職工大會代表查格羅維蒂，曾在東南亞青年大會上報告印度勞動人民及青年所遭受的種種非人酷待稱：印度正如緬甸、馬來亞、印尼及東南亞其他國家一樣，是一個貧困的國家。雖然印度有富饒的寶藏和沃土，但印度工人卻過着悲慘的半飢餓生活，勞動的果實，都流入帝國主義者的腰包。印度六千五百萬工人中，有四千五百萬是農業工人，由於長期的忍飢挨餓，身體虛弱，常為結核症及其他疾病所侵襲。據證實：在一九二一年，孟買產業工人的消費與孟買監獄囚犯的消費差無幾。二十年來，由於實際工資降低，工人的生活條件愈益惡化了。印度工人居住的卑陋，十家或十二家人住在一間屋子裏，這在印度不是稀奇的事。印度沒有勞工法，也沒有任何對疾病、殘疾與職業的保險。印度青年是工人階級中最受剝削的一羣；他們是沒有青春時代可言的。青年們不能讀書而被迫工作以維持家庭糊口，五歲兒童即被地主雇用於田莊工作，印度青年今已開始更清楚地認識了團結在民主團體周圍的必要性。印度青年正和東南亞青年一起，積極為爭取和平、驅逐帝國主義者、爭取最低生活工資及廢除莊園制度、實行基本工業國有化和普遍教育而戰鬥。

蔣匪幫公開掠奪民營工商業
青島工廠幾全部倒閉
平津瀋汴等地歇業者增多

[illegible]家於年前停業外，其餘勉強開業之各廠產量亦均已縮減至兩年前的十分之一。青島共有大小工廠一千五百家，倒閉歇業者達一千二百家，其中使用電力的竟全部停業。開封各業商號亦有五百餘家倒閉。瀋陽全市登記的商號共三千餘家，倒閉達二十分之一；全市三千餘家商號亦有十分之一無法繼續營業。華南工商業中心的廣州，工廠開工的僅十分之一。江西各業工廠倒閉達九十三家。造成及加深蔣區各地工商業危機的原因，是蔣匪幫的罪惡統治，今年年初蔣匪當局加徵各項捐稅，百分之五十至數百不等。重慶各捲煙廠即因一次增稅三倍，而面臨破產危機。津市原有飯館即有百餘家因不堪虧蝕而倒閉，隨後蔣匪當局又加徵「筵席捐」兩倍，按照該稅率連小飯館須繳捐兩萬元，致勉強開業之飯館亦已無法維持。徐州蔣匪當局增收營業稅四倍後，即有數十家相繼倒閉。連蔣黨政學系之津大公報亦供認：「工業界，連商業界在內，負担是沉重的，而在增加，譬如一工廠或銀行，每月動輒要捐幾千萬元」。正當迫近新曆年關，一般工商業亟需資金之時，蔣匪強盜掠奪，給予民營工商業致命打擊。各地工廠商號紛紛停業倒閉，將匪當局繼即宣佈低價「收購成品」、「貸款」及限制匯兌，各地工廠商號當時均認為：這種「賣血」一樣的收購辦法，無異強迫廠商在產品的目的。津市大多數廠家當時均紛紛逃港。據津報披露，舊曆年後，滬市紗廠、五金製品廠一部份工廠為求生存，則被迫紛紛逃港。最近蔣匪當局又宣佈公開全面掠奪民間生產事業之所謂「定貨貸款」、「委託產製」及做賊喊賊之「取締囤積居奇辦法」，迫使民營工商業陷於更深重危機。屬的壟斷統制，亦直接威脅民營工商業的生存。以燃煤為例，蔣區全部燃料均為四大家族及分肥之「經濟部燃料委員會」所「管制」，年前滬市嚴重煤荒，民營工廠生產遭受深重影響，迫停工歇業及減產，而該會竟在滬囤積燃煤達二十萬噸之鉅。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綜合報導：舊曆年關前後，蔣區各地民族工商業苦難已進一步加深。據報刊電訊發表不完全材料：華北蔣區工商首埠平津兩市，開工工廠僅有百分之二十，且均只開工半天。津市即一向較能維持的橡膠業，五十[illegible]

民主陣線邀請各國記者
赴意採訪大選眞情
美帝無恥想用紙煙賄賂選民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羅馬訊：意人民民主陣線領導機關，為反擊美意反動派在競選中對該陣線造謠中傷的反宣傳，已於上月底通過決議，邀請全世界報紙和重要通訊社派代表去意大利，「以便獲得有關競選運動過程和選舉的真實消息」。請東已於日前發出。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綜合報導：美帝破壞意大利民主大選的醜劇，愈演愈露骨與無恥。月初，杜魯門派遣其私人代表戴勒赴梵蒂岡，遞交私人函件一封，該函將於意大選前兩日發表，據悉該函將是干涉意大選的最後一張王牌。戴勒並交與加斯貝利七萬五千美元，羅馬人士譏稱：這是美帝給其從僕之獎金。接着，羅馬記者報導：梵蒂岡已發出三十餘億里拉（約合五十餘萬美元）給基督教民主黨及新法西斯黨「意大利社會運動」等反動派作競選資本。新法西斯黨「意大利社會運動」機關報「社會之聲」等反動報紙領取梵蒂岡的津貼，在羅馬已是家喻戶曉。同時，美帝已將其在意國之救濟基金二千餘萬元用於購買選票。上月底，美國務院發言人聲明已運三十六萬包紙煙赴撒丁島，十五萬包即將運達。華盛頓報界譏刺地認為美帝突然「關心」意大利的「慷慨」和「慈悲」，乃是想以美帝的影響意大選的一種拙劣企圖。加斯貝利在美帝之打氣下，一面動員其僑居美佔區的意人回國參加選舉，以坐火車免票為餌；另一方面在大肆造謠說：熱那亞民主市政府發給選民雙份投票證。美意反動派這一切無惡不作的窮相，充分反映了其對意人民民主陣線力量的內心恐懼。

印度廣大勞動人民罷工示威
抗議當局迫害共產黨
詹西兩萬農民向德里作反飢餓進軍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塔斯社德里十七日訊：印度當局於上月二十日實行全國性的反民主運動，宣佈印度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並在全國大肆逮捕民主人士。此舉已引起全印勞動人民的極端憤慨。加爾各答一萬七千名政府機關公務員不顧當局「解職」的要挾，自二日開始絕食靜坐罷工，雖經當局逮捕恫嚇，但至今仍頑強堅持中。抗議運動已日益擴大，繼孟買十五萬勞動羣衆接着四日的抗議，聯合省的亞格拉、別茲瓦達、科印巴托爾等地工人，已於最近開始罷工。阿拉哈巴德大學一批激進職員六日集會發表聲明，痛斥當局迫害印共[illegible]全印總工會所屬民主團體會址；並強行捕去印共領袖之一——全印職工會主席兼世職印度代表——丹吉、印度職工大會領袖之一蒂拉瑪卡、孟買鐵路工會書記來澤納以下百餘名印共黨員及職工會會員，並下令逮捕前印共總書記約希、現任印共總書記藍狄夫、印共機關週刊「人民世紀」編輯艾德加利等人。迄今為止，加爾各答、德里、孟買、馬德拉斯、浦那等城，仍在繼續大肆逮捕。

（上接第一版）

黨員很積極 保證填公平

黨員全部都在擴大支部會上經羣衆代表批准通過了以後，羣衆就提出：反省階段是警告一段落了，同志們要在實際行動上，今後是結合填補繼續整黨，在工作中表現新作風，改正舊作風；積極參加工作，才是反省好了。在抽補工作中，多數黨員都起了積極作用。在抽丈土地時，有些人地長出了自己不報，羣衆有顧慮不肯揭發，黨員就代報了幾起。在丈量、評產量中，大部分黨員都參加了，使工作過程加快，而且保證公平。傅培江、傅金生、李保恩等尤其積極，不但黨員也帶頭打破情面。如在農會小組自報窮縮時，有一個中農自己實際累了些飢荒，也報了窮縮，大家都不好意思說，黨員王紹貞就指出來說：「還不能算飢荒，很多人連毛驢還沒有，能報上個毛驢？」大家對他這意見都很同意，以後亂報的人就少了。王南方在會上也積極和提不正確意見的人作鬥爭，不怕惹人。傅培育（黨員）前年冬天私自把分給他的地賣了（怕「鬥爭」），現在又想要填，另一個黨員傅培江在支部會上和羣衆會上都批評了他。支部和工作組一提出什麼號召，傅培江等也積極響應執行；他自己的地長出了，他自報要求丈量；支部開會時，也能報了填補中的問題，反映羣衆中的情況；被選成農會、村政委員的，在工作中情緒很飽滿，躺倒情緒是一點也沒有的。被選成農會主席的王喜堂，更積極領導，態度也非常公正，強調要先填滿貧農窮縮，並公開揭發沒有困難而鑽空子要求填補的人，對自己的三弟想鑽空分房，也在大會上揭露了。

這段工作也發生了些缺點。因為調查工作預先作的不夠，最初報得太多了，感到沒那麼多土地可填，就在審查時扣得很緊；後來，知道土地並不太少，又把標準放寬了些。因此就誤了時間。還有少數工作同志機械搬運黃家川經驗，而不考慮這個村的特點，主張儘窮縮填滿，要窮縮戶填的比平均數高才行，這勢必要多動中農，對農民是不利的。（黃家川有地主未鬥透，有少數富裕中農特別突出，都可拿出較多土地，什里店則中農土地大體都很平；同時鬥錯的中農和被鬥過的地主、富農都還要補地。）

過去錯鬥門戶 一律作補償

去年什里店定為「鬥爭對象」的戶數也不少（八十四戶，佔全村戶數的五分之一），不過真正動了土地財產的並不多，掃地出門的則沒有一戶。門錯了（因「查三代」、「鬥態度」等）的中農及新中農共有十九戶。所以，什里店補償錯門戶的問題和給地主分一份，富農補一份的問題，都不算很困難。被鬥爭及錯鬥門戶，這次得地的共二十四戶，佔得地戶的四分之一弱；共填進土地八十一畝七分，產量七十八石四斗，約佔填補土地總數的三分之一弱。

房子的分配，來源及過程和土地差不多。因為房子來源較少，比較困難，有些有房已破了的，大家公議時決定由農會出錢大家幫工給修。因為房子有院子的限制，差別也較大，不如土地容易分得大家都滿意。在分配房子時，也注意到儘量讓錯鬥門戶回到自己原來的房子裏；貧雇已搬進住下的就不再動，另外給錯門戶分不比他原有的房子額的房子。

四月九日，在村民大會上，由農會、貧農團宣佈了土地房屋分配結果，確定了新地權，宣佈舊契一律作廢，等政府統一發新土地證。當報告那個中農自動擁護給羣衆多少土地時，全場羣衆歡笑鼓掌，大會主席說：「人家還些地，是勞動勝榮的事！拿出來是為了幫咱窮弟兄翻身，這是光榮的，現在拿地的中農有啥困難，咱以後也要幫忙照顧。」

國際一週

——四月五日至十一日——

這一週，美國人民繼續討伐美帝的反動政策。反對杜魯門政府援蔣的「中國週」運動，遍及全美各重要城市，成千成萬的人，充滿着支援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友情，簽字於致送美政府與國會的請願書上，大聲要求讓中國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撤回美國對蔣匪的一切援助。各地舉行的盛大示威集會上，怒吼着「美軍退出中國！」「不給蔣介石武器！」在紐約的示威大會上，斯沫特萊痛斥蔣匪政府「和法西斯西班牙一樣，是軍閥統治的法西斯政府」，到會羣衆對蔣匪派往會場刺探的「中央社記者」，噓之以「國民黨特務」。這些反映了美國廣大人民對蔣介石匪幫是何等深惡痛絕。[illegible]州華萊士競選總統委員會已正式成立[illegible]平民主陣營。此外，四十萬礦工的全國性大罷工，堅持已達四週，儘管杜魯門發出法西斯式的禁令，但礦工們絲毫不加理睬，仍英勇的繼續鬥爭，而且賓州東部的六千礦工也於六日走進了罷工的行列。罷工已重重地打痛了美國大資本家，截至五日為止的統計，美國鋼產量已減至其生產力的百分之六十五。

在美國人民運動的狂瀾中，美國會還反民意而通過了所謂「援外法案」，妄圖藉此奴役歐洲與中國，阻止歐洲與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高漲。然而事實卻雄辯地說明：這一所謂「援外法案」，恰好暴露了美帝的「外強中乾」及其結果的「無濟於事」。所謂「援外法案」中的「歐洲復興方案」，係去年十二月初即由杜魯門正式向國會提出，原定四年總額一百七十億美元，經過近四個月之久的爭吵不休，現又減縮成一年的五十三億。援蔣案也由二月中旬所提之五億七千萬，減縮成現在的四億六千三百萬。而加緊援蔣的叫囂，則自去年七月間中國人民的屠夫魏德邁來華時，即已開始喧嚷。花費的時間既如此之長，「援助」款額的數量和期限又均較前大為減少，這充分證明美帝只是一隻嚇唬人的紙老虎，既膽怯且又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一「援外法案」的「無濟於事」，首先反證在援蔣上。正如美國著名遠東專家羅辛格所說：「不能阻止南京政府的崩潰」。[illegible]蔣匪四十六億餘美元，結果是[illegible]蔣賊的潰滅[illegible]院外援蔣集團也不能保證中國（蔣匪）之命運」。「援助」希臘亦一如援蔣一樣，戰後美英對希臘小王朝的「援助」已達九億美元，其結果卻出了一個希臘臨時民主政府，以及民主軍的全國大反攻。民主軍又在馬其頓中部和東部，以及愛琴斯等地獲得了輝煌的勝利，全面的摧毀了美帝直接指揮下所發動的「春季攻勢」。「援外法案」中的援助希土貸款，總數僅二億七千五百萬元，當然更挽救不了希臘偽政府必然覆滅的命運。

最近希臘人民解放軍的勝利，[illegible]

「復興歐洲」[illegible]的一個重點，作為對美帝[illegible]領導的人民民主陣線，在競選運動中，儘管美帝及意大利反動派用盡種種威嚇欺騙和挑釁手段，企圖削弱進步力量，但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滿懷信心的說：「任何暴力行動都阻止不了民主勢力要獲得選舉勝利」。托氏特別指出：意南各省的勞苦大衆，目前正與進步的民主政黨團結一致，為意國「歷史中有決定性的轉捩點」。

蘇芬十年友好互助條約之簽訂，亦是本週值得注意的大事。這是蘇聯「爭取各國和平與安全鬥爭中的又一偉大成就」（消息報）；國際反動派企圖變芬蘭為侵略基地的陰謀已被粉碎。

在遠東，日本工人、農民、海員、大學教職員及公務員，以罷工、絕食、抗議[illegible]反對麥克阿瑟的禁令[illegible]印度的工人、農民[illegible]奮起反對印度當局的反民主政策，特別是反對宣佈印共為非法及大肆逮捕民主人士的反動措施。